

Anthology
of

Dong Yansheng's
Translations

董燕生 译文自选集

当代著名翻译家精品丛书

董燕生
译 编



漓江出版社

当代著名翻译家精品丛书

董燕生
译文自选集

董燕生
译 编

漓江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董燕生译文自选集/董燕生译编. —桂林:漓江出版社, 2013. 6

(当代著名翻译家精品丛书)

ISBN 978-7-5407-6445-6

I. ①董… II. ①董… III. ①董燕生-译文-文集 ②文学-作品综合集-西班牙
IV. ①I551.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61685 号

责任编辑:杨萍 谢阅

装帧设计:李星星

出版人:郑纳新

漓江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2

网址:<http://www.lijiangbook.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021-55087201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山东省德州市经济开发区晶华大道 2306 号 邮政编码:253000)

开本:960mm×690mm 1/16

印张:19.75 字数:300 千字

2013 年 6 月第 1 版 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49.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单位联系调换。

(电话:0534-2671218)

《当代著名翻译家精品丛书》出版说明

文学翻译凝聚着翻译工作者的辛勤劳动。本丛书为我国第一套由当代翻译家自选集组成的译作精品丛书。

本丛书的出版旨在便于读者花较少的时间读到值得优先阅读的名家名译,同时为广大翻译专业人员和有关教师、学生提供鲜活、生动的个案参考与经验借鉴,促进译德译风的纯正和翻译质量的提高。

本丛书现阶段主要以健在的翻译家为辑选对象。每卷由译家自选译作约30万字,包括中短篇小说和容量适中的长篇或长篇选译。小说之外,酌选诗歌、剧本、散文、评论。篇前对作家作品作简要介绍。

本丛书各卷前言为翻译家回眸一生经验的不可多得的心血之作,理论价值、实用价值很高,本社将单独辑册出版,他人不得转载。

漓江出版社编辑部

千年译事话短长

董燕生

恐怕从第一批开口说话的智人出现在地球上开始,翻译活动就构成了他们生活的重要内容,进而促进了部族的融合,生产范围的扩大,社会组织的日益复杂,最终导致高级文明的产生。到了文字记载的历史阶段,通译的重要性就更加彰显了,因为人类文化不仅需要世代传承中得以延续和发展,也需要在横向交流中获取灵感以求丰富。任何一个部落和民族,只有向别人学习,才能不断地充实自己,逐步攀升到文明发展的高峰。当今世界上绚丽多彩的多元文化正是这样一点点形成的。

想要更具体深切地看清翻译活动的重要社会功能,只要观察一下跟我们关系密切的两大文明群体的相关历史断面就够了。

先说西班牙。大家知道,智者国王阿封索十世,在十三世纪组织大批学者从希伯来语、希腊语、拉丁语和阿拉伯语翻译了大量古代典籍,其内容涵盖了文学、哲学、宗教、法律和自然科学诸多领域,在被愚昧和黑暗笼罩的中世纪欧洲上空划出一道启蒙的光芒,为一个世纪后在意大利兴起的文艺复兴运动吹响了号角。从那时候起,整个西欧开始以空前的速度向现代化社会迈进。

再说中国。自从魏晋南北朝开始,大量佛经被翻译引进来,外邦的、面貌迥异的宗教信仰、哲学体系和思想方法日渐融进了中国文化,打破了汉代确立的独尊儒术、一统天下的僵化局面,推动了宗教、哲学、文学、艺术、科技诸方面的长足进步。这里仅仅举出一个与语音学和文学有关的例子:受梵文拼音文字的启发,汉语的音韵研究呈现出崭新的面貌。这期间的重大创造之一就是反切注音法。很显然,对汉语语音的深入了解,无疑为唐代诗歌的严谨格律奠定了自觉的语音学理论基础。此外,佛教的传入对中国艺术(绘画、雕塑、音乐)的深刻影响也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如果说佛经翻译构成了中国翻译史上的第一个高潮,那么,明末清初便是在开始酝酿第二个高潮

了。它的鼎盛时期从清末一直延伸到五四运动之后,对中国的近代社会产生了深刻又深远的影响。

第二次翻译高潮的初始阶段,以介绍西方自然科学为先导,然后逐步扩展到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律和文学艺术领域,从而推动中国人的观念意识日渐向现代范畴转轨,一步步踏上汇入世界民族之林的漫长、曲折而又充满痛苦的历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这三四百年里,一代又一代翻译工作者艰苦卓绝的努力,中国当前的现代化进程是很难设想的;我们将首先面临理论工具领域的一片空白,因为我们的老祖先,无论是儒、道、释,哪一家都没有传下创建现代国家的理论和方法。这就逼迫我们不得不到外部世界去寻求有关的思想学说,以资借鉴。

然而翻译活动不仅限于推动社会的进步,它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民族语言演化的走向。西班牙语和汉语的发展历史就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在现代西班牙语的形成初期,智者国王阿封索组织领导的典籍翻译起了决定性作用。在这之前,所谓罗曼斯语刚刚从民间拉丁语脱胎而出,尚在伊比利亚半岛的诸多变体之间摇摆不定。正是上述历史性的翻译活动在散文方面的典范作用,勾勒了西班牙语的明晰雏形。

汉语的丰富和发展也不止一次地得益于翻译活动。佛经翻译就为汉语注入了大量新概念和新语汇(佛、菩萨、塔、涅槃、刹那),赋予不少固有词汇以新的含义(众生、因缘、果报、影响、冤家)。而且还不仅如此,在魏晋以后短短两三百年中,它还使汉语文献语言的词汇系统迅速双音化,显著改变了上古汉语单音词占主导地位的面貌。另一方面,出于普及佛教教义的需要,译文中大量采用口语,从而促进了文体的演变,同时在语法结构上也引入了新的形式。

近代的翻译活动在塑造现代汉语方面的作用就更是显而易见了。

绝大多数中国人或许根本没有意识到,我们每天挂在嘴上的一大批常用词汇,都是经过一代代翻译工作者的创造、移植、锤炼才逐渐演化、成型并且普及开来的。这方面的例子俯拾皆是,可以顺手拈来:政治、经济、文化、哲学、经营、自由、民主、专制、科学、法律、生物、物理、化学……在这类词汇中,有些是汉语固有的,但被赋予了新的含义;有些则是利用汉语词根新创的。更有意思的是一大批这类词汇是绕道日本,通过先出口(日本人根据中国典籍发掘或创制的)后内销的曲折途径引入的。它们的出现完全是历史的必然,是用来表达从域外输入的新事物、新观念和新思想的。还有些词汇本身就多少保留着外来痕迹,例如:逻辑、卡车、保龄球、绷带、水泵、赋格、拖拉机、冰激凌……还有不少外来色彩更浓一些的词,如:模特儿、摩托、苏打、白兰地、夹克、凡士林、福尔马林、沙发、雷达……除了词汇,现代汉语还从域外引入了相当数量的固定短语,如:武装到牙齿、鳄鱼的眼泪、火中取栗、特洛伊木马、泥足巨人、替罪羊、

钉在耻辱柱上、天方夜谭……

众所周知,语法结构在语言诸要素中是最为稳定的,短期内很难有什么显著变化。但是在从清末开始的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现代汉语的语法结构也在西方语言的影响下呈现出与以往迥异的面貌。不妨随意举几个例子:我可以帮你一下,尽管我很累;那咱们就这么做了,如果你同意的话。这样的倒装句不仅在文言文里找不到先例,就是在明清白话小说里也难觅踪迹,完全是从印欧语引入的。再比如:人称代词带很长的定语:受尽了折磨的她;使用频率很高的状语结构:原则上,本质上,基本上,实际上,理论上……;一些用于主题化的结构:关于……,就……而言,以及名词的动词化和不及物动词的及物化,等等。

简单追寻一下人类社会的发展轨迹,就不难发现翻译活动的重要性,这也就意味着翻译工作者肩负重大而光荣的社会职责。

翻译工作的特点可以归纳为一个字:难!不过这一点非得置身其间才能深切体会。难怪有人认为,只要案头放着一本双语词典,谁都能动手翻译东西;也难怪翻译的稿酬如此低廉,与创作相比,何止天壤之别!这种反差实在很不公平。我国近代大诗人、大学者闻一多先生说得好:翻译是“带着镣铐的跳舞”。如此说来,创作显然是“放开手脚的跳舞”了。我无意断言翻译一定比创作需要更高的才能和技艺,但是有一点很清楚:作家可以避开自己不了解不熟悉的东西,而翻译家却必须面对那些自己从未经历过的外域事物,并且千方百计去理解它们,然后再将外语的表达方式转换成汉语。

那么,翻译工作者究竟要面对和解决哪些困难呢?根据我自己的经验,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语言差别。这种差别造成的翻译上的困难,并非像有些人以为的那样靠一本双语词典就迎刃而解了。大家都知道,不同语言的词汇之间根本没有一对一的相应关系,尤其是那些抽象而多义的词汇。所以最完善的双语词典也只能尽量多地提供常用参考译文,绝无解决所有可能性的翻译难题的义务和能力。所以译者经常要以词典的解释为基础,根据具体语境,自己搜肠刮肚地去寻找恰当的译文。这在任何两种语言的互译中都是司空见惯的,在汉语和印欧语的互译中尤其如此。比方,西班牙语地区的人们经常挂在嘴边的一个形容词 *simpático*,双语词典提供的参考译文是:给人以好感的,可亲的,可爱的;同情的;共鸣的,共振的。然而在下面这几个极为简单的句子里,却很难直接抄录词典释义:

¡Qué juguete más simpático! (好玩)

La gente del país es muy simpática! (友善,友好)

¡Qué simpática es esta chica! (可爱)

¡Muy simpático estás hoy! (好打交道)(设想你求朋友帮忙,回回都遭断然拒绝,突然有一天他态度变了)。

上面的例证不过是冰山一角。其实语言差别反映了更深层次上的认知方式的不同,简略地讲,大致有以下表现:

1. 抽象和具体。西方语言里多抽象概括,而汉语里多具体指认。比如:

En los barrios pobres, donde todos andaban a las puertas dela miseria. (El señor Presidente, Miguel Ángel Asturias, 《总统先生》)

抽象名词 *miseria* 在此更具概括力,但是直译成“贫困的大门口”,不仅别扭,而且有歧义,会让人理解为:很快就要陷入贫困了。所以翻译时只好具体化为“在破屋陋室门外”。当然,这样处理的结果是失去抽象名词的概括力和比喻色彩。这也就是常说的翻译过程中难以回避的得失问题。

El estudiante habló por decir algo, por despegarse un bocado de angustia que sentía en la garganta. (同上)

抽象名词 *angustia* 与具体名词 *bocado* 联系起来再加上定语从句 *que sentía en la garganta*, 构成一个简练的形象比喻。但在译文中保留这种色彩,只能具体化为“难受得像是嗓子眼里憋着一块吃食”。

...unos sin lo necesario, obligados a trabajar para ganarse el pan, y otros con lo superfluo en la privilegiada industria del ocio. (同上)

其中名词化的词组 *lo superfluo* 表达的是抽象概念,汉语里找不到对应的词语,也只能具体化为“多余的东西”。为了行文顺畅明了,后半截句子或许可以译成“另一些人仓积败粟,得天独厚地悠闲度日”。然而,具体化的结果是大大缩小了原文抽象名词宽泛的外延。

2. 分析与综合。西方人似乎偏爱分析,往往是先注意实体本身,然后再逐一剖析它的特征。反映在语言上表现为,许多西方语言的组句顺序都是:先出现中心实体词(名词),接着在后面附加各种修饰成分。而咱们中国人看来更侧重综合,对实体连同它的特征作总体的笼而统之的把握。所以汉语里,中心实体词总是在修饰成分层层包裹下浑然出现的:一位年轻漂亮的姑娘;一个闷热、潮湿、令人烦躁的下午……由于这种差别,在西方语言里,可以方便地造出很长的句子,并不一定显得累赘费解。

这是因为中心词出现后,倾听者或阅读者就能抓住要领了。汉语却不同,那种在冗长的修饰成分之后中心词才露面的句子,会使说话的和听话的都觉得上气不接下气,疲惫不堪,因为大家都在屏息等待中心实体词上场。所以处理外语长句往往成为挠头的事。虽然在翻译实践中,已经总结出了不少解决办法,但不是总能恰如其分地反映原文的风貌。比如:

Otros con lo superfluo en la privilegiada industria del ocio; amigos del señor Presidente, propietarios de casas - cuarenta casas, cincuenta casas - , prestamistas de dinero al nueve, nueve y medio y diez por ciento mensual, funcionarios con siete y ocho empleos públicos, explotadores de concesiones, montepíos, prostíbulos, tabernas y periódicos subvencionados. (同上)

这段文字充分利用西班牙语修饰成分后置的特点,造出一个长长的句子,但并不零乱分散。冒号以后是一系列 *Otros con lo superfluo* 的同位语,打头的都是复数名词,它们又各自带着很长的由介词短语构成的修饰成分。虽然结构复杂冗长,但却错落有致,层次分明。译成汉语,就很难保持这个条理清楚的特点。为了各个同位语成分不致混淆,要么靠分号隔开,可这只能在书面上起作用;要么就得加字:有些是……,有些是……。虽不能说完全不达意,终究显得松散零乱了一些,不如原文那样紧凑清晰。这恐怕就是所谓传神之难,再现原文风格之不易。

长句处理上的另一个难题是重心的安排。在汉语译文中,往往要把原文的长句拆散成许多小句子。这些小句子的汪洋不可避免地淹没了原来整体中十分突出的重心:

Su Excelencia conversaba con un canónigo, doctor Irrefragable, en un grupo de señoras que al aproximarse al amo se quedaban con lo que iba diciendo metido en la boca, como el que se traga una candela encendida, y no se atreve a respirar ni a abrir los labios; de banqueros con proceso pendiente y libres bajo fianza; de amanuenses jacobinos que no apartaban los ojos del señor Presidente, sin atreverse a saludarlo cuando él los miraba, ni a retirarse cuando dejaba de fijarse en ellos; de las lumbreras de los pueblos, con el ocote de sus ideas políticas apagado y una brizna de humanismo en su dignidad de pequeñas cabezas de león ofendidas al sentirse colas de ratón. (参考译文:总统先生正在跟督主教“无敌”博士谈话,他们四周围着一群人,有名媛贵妇,她们一靠近主子,就连忙把嘴里的话堵

回去,那模样就像吞下了一根点着的蜡烛,可又不敢喘气儿,更不敢张嘴;有拘留受审又被保释出狱的银行家;有巧舌如簧、暗箭伤人的下层官吏。他们个个都双眼紧盯总统先生,总统看他们的时候,他们不敢上前问好,总统不看他们了,他们又不敢离开。还有乡里的名人显贵,这些人的政治见解早已化为灰烬,仅有的一点学识教养,使他们在这种屈为牛后的时刻继续保持惯为鸡首的尊严。)

原文句子尽管很长,却不失为一个主次分明的整体,重心是 *Su Excelencia*,其余的均是陪衬。就是说从语句结构上突出了“总统阁下为万人敬仰”这一众星捧月的场面。然而译文却很难移植这个特点。拆散的语句实际上使主次并列,重心消失,而且为了行文连贯,还不时重复“她们”、“个个”、“这些人”之类的代词和准代词。经过如此加工之后的译文自然无法与原文的风格完全相符。

二、文化传统差别。翻译工作者面临的另一个难题是如何消除文化传统阻隔造成的理解障碍和心理联想分歧。不同的文化氛围给不同民族的社会心理打上深深的烙印,从而使之形成迥异的认知常规、心理联想方式和审美情趣。这些都是翻译过程中必须跨越的鸿沟,而具体解决方式上的高下优劣就取决于译者本人的学养和能力了。

记得曾经读过一篇文章,很受启发。其中谈到“蟋蟀”和“杜鹃”二词对汉文化和英美文化所具有的不同联想含义:

	中国	英美
蟋蟀	岁末困顿,凄凉忧伤	愉快,好运
杜鹃	思乡,哀愁(子规啼血)	春光,欢欣

汉语和西班牙语之间自然也有类似的情况。汉语里诸多文化色彩浓厚的语言现象这里就不赘述了,只是顺手举几个西班牙语中在这方面令咱们中国人百思不解的例子:*tan loco como una cabra*(疯疯癫癫,直译为:疯得像山羊);*tan manso como un guante*(服服帖帖,直译为:驯顺得像手套);*tener la cabeza cuadrada*(思想僵化或认死理的人,直译为:长着方脑袋);还有 *polvo*(尘土)、*palo*(棍子)、*paja*(麦秸,稻草)、*ardiente*(炽热的)、*caliente*(热的)等词语在某些搭配中会带上明确无误的与“性”有关的含义。尤其使人惊愕的是西班牙语文化圈的人们在这方面具有异乎寻常的敏感:外国人稍有不慎,就会引起他们哄堂大笑甚至更为尴尬的局面。

遇到这种情况,想在译文中既达意又传神似乎是不可能的。不过这还都是些个别孤立的字句,最难办的是渗透在字里行间的浓厚文化色彩。这时候,恐怕所有的译

者都只好心安理得地“离弃”原文而非移译了。比如同样在《总统先生》中有这么一段,描写主人公利用一次出国机会,设法逃脱总统先生的报复:... y por mucho que resucitara al ir dejando atrás aquellas aldeas, siempre estaría muerto entre los vivos, eclipsado entre los hombres de los otros países por la presencia invisible de sus árboles en cruz y de sus piedras para tumbas。这里用暗含的基督被钉上十字架而后又复活的宗教典故,给主人公的出走涂上些许悲壮色彩,但同时又把前者为拯救人类而受苦受难与后者不过是仓皇逃命以求苟且偷生两相对照,具有强烈的讽喻意味。这种弦外之音,凡是熟悉基督教文化的读者都能或多或少、或深或浅地感受到。可是任凭译者如何努力,恐怕也很难在中国读者中制造出同样或者至少相似的效果。

还可以从同一本书里举出另一个类似的例子:... las serpientes estudiaron el caso... se sacó a licitación pública en las tinieblas la demolición del inútil encanto del Paraíso(邪恶的毒蛇开始动脑筋了……在漆黑的地狱里,一场公开的招标开始了:看谁能摧毁天堂里毫无用处的良辰美景)。这里说的是有人想破坏一对恋人的幸福,使用的是伊甸园里亚当、夏娃和蛇的典故。这种联想对西方读者来说理所当然,但对绝大多数汉译本读者来说却难以产生相同或相似的共鸣。

啰里巴嗦说了这些,用意很简单:指出翻译的局限性。难怪有人把翻译称作“遗憾”的行当,一落笔就感到遗憾,因为不是“过”,就是“不及”,很难做到恰如其分。清醒地认识这个局限性大有好处,只有这样我们才会知道什么地方容易出毛病,然后谨慎从事,尽量争取“过”则莫超出甚多,“不及”也别相距太远。

既然翻译工作者肩负的使命重大而严肃,动手干起来又的确是一件令人神劳形悴的难差事和苦差事。正像前辈翻译家们形容的那样:一名之立,数月踟蹰(严复);字典不离手,冷汗不离身(鲁迅)。这就势必要求凡是从事这项工作的人采取严肃认真、谨慎小心的态度,多少应该有点“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劲头。

这方面最要紧的是有个“高标准、严要求”。惟其如此,实践的结果还只是很少有人达到或者至少接近事先确定的标准。但是这个标准是无论如何应该有的。有了它,至少是一个目标,一种督促,一样鞭策,逼得译者在自己原有的基础上使劲往上蹿跼两下,兴许能多少拔高一些。古语说:“法乎其上,仅得其中。”想想看,如果是“法乎其中”呢?“法乎其下”呢?或者干脆“无法无天”呢?

关于翻译的标准,古今中外众说纷纭,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明白的问题。但是有一点恐怕是比较容易达成共识的,那就是:任何译文的合法性和质量无疑首先取决于它对原文的忠实程度。否则就不称其为译文,不妨称作改编、改写、重写、缩写了。“忠实于原文”就要求译者必须尽量全面而准确地转达原文说了些什么、怎么说的、为什

么这样说,以便译文在所指意义、联想意义、修辞色彩、风格特点、语气庄谐诸多方面均能产生与原文相对等值的效果。这里有必要说明一下为什么局限于以“相对等值”为标准:考虑到文化传统和语言结构等方面的巨大差异对翻译活动的严重制约,绝对等值显然是一个可望不可即的最高理想,再称职的译者也只能力求接近而无法登临。如果把原文比作一条直线,译文就是以此为轴上下浮动的曲线,其高下优劣取决于波峰和波谷之间的落差,也就是摆动幅度的大小。有些不负责任的译文曲线摆动起来简直就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读者根本无从寻觅原文那条直线。

能否尽量忠实地转达原文说了些什么,恐怕是译文质量的“下限”。如果译文所云和原文所云风马牛不相及,其传达信息的功能等于零,甚至是负值,轻则使读者一无所获,重则将人导入歧途,只能归入鲁迅先生谴责过的“胡译、乱译”之列。

那种把译文对原文的荒唐背离解释为“再度创作”的倾向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诚然,翻译活动的确是某种程度上的“再度创作”,尤其是汉语和欧洲语言之间的互译。但是,这一提法分明是对译者的高标准要求,而决不能成为不负责任态度的遁词。

下面我们将通过分类的译例来探究有些译文是如何扭曲和背离原文内容的:

1. 专有名词的音译。

首先必须指出,目前我国译界在这个领域完全处于无政府的混乱状态,根本没有统一的科学标准。导致的现象是,同一个专有名词,在不同的译者笔下以完全不同的面貌出现,甚至在同一译者笔下,也不时先后几度改头换面。这种现象在汉语拼音方案出现之前,自然在所难免。现在,汉语拼音方案已经推行了几十年,为什么不试图与其他以拉丁字母拼写的语言做比较,建立汉语音位体系和其他通用语种音位体系的大致对应关系呢?这样至少可以在音译过程中避免混淆[b]和[p],[d]和[t],[g]和[k],[l]和[r]几对音素。当然这个问题十分复杂,需要专门人士仔细研究才能合理解决。笔者本不当冒昧置喙,只是有感于译名的混乱局面而突发奇想。

不过上面说的译名统一,指的是当代正在不断出现的新译名。经过漫长的历史沿用早已定型的旧译名不在此列,因为它们已经变成现代汉语词汇,被载入辞书、教科书、地图册和其他工具书,如果改译,人们将不知其所指,将严重阻碍信息交流。而本文涉及的正是这个问题。请看《堂吉珂德》某译本中的下列译名:

①卡塔戈,②阿尼巴尔,③法拉欧内,④阿西利亚,⑤赛普雷。

任何一个当代中国读者都会以为它们所指的一定是闻所未闻的人名或者地名,其实,都是我们从中小学时代就再熟悉不过的一些词:

①迦太基(Cartago),②汉尼拔(Aníbar),③法老(Faraón),④亚述(Asiria),⑤塞

浦路斯(Chipre)。

试问读者能从这样的译文中得到什么信息呢?其实,问题很容易避免的,任何一个稍许谦虚谨慎的译者只要伸手去翻翻中型以上的西汉词典就够了。

2. 词义的恰当选择。

众所周知,人类自然语言中一词多义是普遍现象。只有在一定的语境和上下文中,一个词语的确切含意才能最终突显出来。认真负责的译者必然会反复斟酌推敲,仔细查阅辞书,以期挑选出恰当的词义,否则必然增大误译的概率。例如:《堂吉诃德》上卷第三十七章提到一个摩尔女子时,说她“no sabía hablar cristiano”,被按字面直译为“不会讲基督徒语言”。实际上此处指的就是西班牙语,这在任何一本词典上都可查到,而且这种说法直到今天还经常挂在西班牙人的口头。

许多欧洲语言中都同时存在着为数不少的来自古希腊语和拉丁语的同根同源词,但是由于演化路径的分歧,它们无论是在词义还是用法上都有很大的差异。而自以为是的译者往往忽略这一点,把英语或法语的语义强加给西班牙语。

比如:名词 *sujeto* (相当于英语中的 *subject*) 先后出现在同书第一卷的第九章和第三十四章。两处均明显指人而非指事,正确译法应分别为**主人公**和**赞颂对象**,但是都被按英语理解译成**题材**和**题目**,与原文旨意相去甚远。

再如:英语名词 *parents* 和法语名词 *parents* 均能用来指称父母。可是西班牙语中的同根同源词 *parientes*,只指**亲戚**。有的译者却屡屡套用英语和法语惯例将其译为**父母**,与原文所指毫不相干。殊不知,西班牙语中的**父母**一义,用 *padres* (父亲一词的复数形式)来表示。这种用法早在塞万提斯之前,就已经确立,而且频频出现在《堂吉诃德》中。

还有几个译例摘自《总统先生》的一个译本:

A. 原文: Pero lo indispensable es que usted se calme, porque es echarlo a perder todo. **Se compromete usted, comprometemos a su papá y me compromete a mí.** (104, 107)

错误译文:你要对你自己负责,我们要对你父亲负责,我也要对我自己负责。

修正译文:给您自己惹麻烦,给您父亲惹麻烦,也给我惹麻烦。

B. 原文: ... estaba entumecida, floja, sin ánimo, ojerosa, ... (150, 156)

错误译文:……眼前发黑。

修正译文:……眼圈乌黑。

C. 原文: Sacudidas por **amagos de llantos.** (350, 371)

错误译文:失声痛哭。

修正译文:强忍的抽泣。

D. 原文: No son antojos, son pruritos, explicó una vecina **algo comadre**... (350, 371)

错误译文:性情怪癖。颇有见识。

修正译文:害喜。常帮人接生的。

这一组的问题其实都可以通过认真查阅词典顺利解决。对单个词汇的理解和表达错误无需多说,举出一个例子就足够了。例 B 的形容词 *ojeroso* 来自名词 *ojera* (因疲劳或缺觉而出现的黑眼圈),跟眩晕时眼前发黑毫无关系。其他各例的错误也源自未能确切理解词义。

3. 习语的翻译问题。

各种语言里都有大量的固定说法,进入其中的单词已经失去原本的含义,其整体另有所指,不能照字面意思望文生义,而必须查阅词典才能确定译文。比如汉语中的“听风就是雨”,“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等,其实与“风雨”、“榔头”、“棒槌”毫无干系,按字面直译只能使读者“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知所云”。例如:在上卷第二十五章,桑丘·潘沙为了描绘他主人暗中爱上的意中人是粗粗壮壮的乡下姑娘,就用了一个西班牙语中至今常见的习语“*de pelos en pecho*”。它的含意在原文和双语词典中均解释得清清楚楚:堂堂正正,有股丈夫气,或者天不怕地不怕。却被生吞活剥地译成:胸口还长着毛呢。结果一个女子的性格特征变成了她的体貌特征,完全扭曲了原文的旨意。此类译文就如同把英语中的习语“*rain cats and dogs*”译为“下猫狗”一样荒唐。类似的望文生义屡屡再现,不妨顺手拈来几个:

A. 原文: ... me decía a mí bien mi corazón **del pie que cojeaba** mi señor, ... (1, 5)

错误译法:我早看透我们东家瘸了那一条腿。

正确译法:叫我一下子说准了老爷的毛病出在哪儿。

B. 原文: ... todas o las más son conocidos disparates y cosas que **no llevan pies ni cabeza**(1,48)。

错误译法:……没头没尾。

正确译法:……颠三倒四,胡诌一气。

以下是《总统先生》中的例证:

C. 原文: ¡Él no me podía **ver ni en pinturay** yo menos a él! (129, 133)

错误译文:他连我的画像都不想看一眼。

修正译文:他见不得我。

D. 原文: ¡Es cierto, es indudablemente cierto que mis tíos le negaron a mi padre y le

dijeron que **no me querían ver ni pintada** por sus casas! (184,190)

错误译文:……无论我打扮得多漂亮。

修正译文:根本不愿在他们家看到我。

E. 原文:——i No, porque ésa es la verdad y **tengo calzones**. (18, 16)

错误译文:……决不能昧着良心撒谎。

修正译文:……我敢作敢当。

以上原文中部分都是固定词组,均可在词典中找到释义。比如 C, D 中的 *no podía* (或者 *querían*) *ver ni en pintura* (或者 *ni pintada*) 译为:厌恶,见不得(某人),而 E 里面的 *tengo calzones* 译为:男子汉大丈夫,敢作敢当。

4. 认真对待语法问题。

相当大量的错误译例来源于对原文句子的语法结构不理解或未能认真分析。由于这方面的误译数量甚多,我们只能筛选几类最容易出错的语法结构重点剖析。

1) 各种代词的所指。大多数欧洲语言的代词系统都很发达,是避免在相邻语段中重复名词性结构的重要手段。不过鉴于自然语言固有的模糊性,译者必须小心谨慎地弄清各类代词的所指,否则便会张冠李戴,扭曲原意。记得五六十年代在中国流行甚广的一首俄罗斯民歌《三套车》,其中有一句歌词说:“你看吧,这匹可怜的老马,它跟我走遍天涯。如今财主要把它买了去,今后苦难在等着它。”我当时就百思不得其解,大财主买一匹老马去做什么?后来才听专攻俄语的朋友说,这完全是代词所指弄错了而造成的误会。原文用了一个阴性第三人称单数与格代词,指的是主人公心仪的姑娘,却被粗心的译者理解为老马。因为在俄语中,作为役畜的马是阴性名词。于是这匹老马就代替了一位年轻可爱的姑娘,被中国人歌唱了几十年。当然,这支俄罗斯民歌中代词所指的误译,无非是让一匹幸运的老马誉满华夏大地数十年,终归无甚大碍。但是如果这种偏差出在别的场合,会不会产生什么严重后果就难说了。明确了代词所指的重要性,我们再来看看西班牙语中的例证:

《堂吉诃德》上卷第一章讲到堂吉诃德在云游行侠之前,冠以自己堂吉诃德·德·拉曼却这一骑士雅号,然后还准备为他想象中的意中人起一个旗鼓相当的芳名。原文句中的黑体字 *el suyo*, 显然是“他(自己)的(雅号)”,而不是“她的(原名)”:

原文:Llamábase Aldonza Lorenzo, y a ésta le pareció ser bien darle título de se ora de sus pensamientos; y buscándole nombre que no desdijese mucho **del suyo**. . .

错误译例:……他想给她起个名字,既要跟**原名**相仿佛,又要…

正确译例:……为她起个与**自己的雅号**相去不远的芳名。

类似的误解很多,不妨再看几例:

《堂吉珂德》第一卷第七章中,堂吉珂德第一次出游走在路上,自言自语地说:“世上最迫切需要的事就是(在世上)立即恢复骑士制度。”原文为了不重复“世上”,便用主格人称代词 *él* 指代(请看原文句字)。

原文:… *él* decía que la cosa de que más necesidad tenía el mundo era de caballeros andantes, y de que en *él* se resucitase la caballería andantesca.

错误译例:……他认为世上最需要的是游侠骑士,而游侠骑士道的复兴,全靠他一人。

句中凭空冒出的“全靠他一人”,显然是受了英语结构“depend on it”(en *él*)的误导。这句话的正确译法应该是:……世界上如何迫切需要游侠骑士,如何应该立即恢复骑士制度。

《堂吉珂德》第一卷第三十六章中,一位平民女子对一个玩弄她的贵族恶少说:

原文:No des tan mala vejez a **mis padres**, pues no lo merecen los leales servicios que como buenos vasallos a **los tuyos** siempre han hecho.

请注意原文句子中两处黑体字之间的照应关系,相当于英语中的… my parents… yours。但却被译成了:别害得我的父母老来痛苦。他们是你的好子民,向来对你府上忠心耿耿,不该受这样的报答。

而正确译文如下:你不能让我的父母晚年这么凄惨。他们一直是规规矩矩的下属,一生为你父母忠心效劳,不该受到这样的待遇。

在塞万提斯生活的时代前后,对摩尔人和犹太人的种族和宗教迫害十分残酷。他们要么被迫逃亡国外,要么违心皈依天主教,不过即使这样做了,仍继续被视为异类,受到多方歧视。当时,只有世代传承的老基督徒才能担任官职、获得贵族称号。难怪桑丘·潘沙有一次对他的主人说:“Sea por Dios, que yo cristiano viejo soy, y para ser condeesto me basta. (I,21)(感谢上帝,我是个老基督徒,有了这条,就足够当个伯爵了)。但是后半段却在有的译者笔下变成“我能做到伯爵就足够了”,完全歪曲了桑丘的本意。错误的产生显然也是由于没弄清黑体字指示代词 *esto*(这件事)的所指(我是个老基督徒)。

2)句中各成分的相互关系,尤其是形/名组合。在西班牙语中相关的形容词和名词可以离得很远,只靠性、数的形态一致联系在一起,这也是导致译者失足的陷阱之一。下面是从《总统先生》中摘取的误译例证:

A. 原文:… sorprendió a uno de los amigos del Señor Presidente, Miguel Cara de Angel, llamando con toquidos **alarmantes** a la casa de don Juan Canales, … (199,

207)

错误译文:惊惶失措地敲……门。

修正译文:搅扰四邻的敲门声。

B. 原文: El herido se desmayó dos y tres veces en la cuesta, cada vez más empinada. (31,30)

错误译文:伤者昏厥了两三次,愈来愈站不住了。

修正译文:坡越来越陡,受伤的软布人一路上接二连三地晕倒。

C. 原文: A mi juicio debe usted ver al Se or Presidente y quejarse a él. Solicítele audiencia y vaya confiada, que él se lo arreglará. (214, 222)

错误译文:取得信任。他准会给您做主。

修正译文:放心去吧。他会帮您解决的。

例子 A 中的形容词“alarmantes”鉴于其复数形式,显然是用来修饰前面的名词“toquidos”的,但是却被强行与单数的主语“Miguel Cara de Ángel”关联起来。而且它的词尾 - ante 是表示主动含义的,即:让别人不安的,而不是(某人)自己不安。错误译文在这两点上都没把关系搞清楚,所以出了偏差。

例子 B 中当形容词用的分词“empinada”因其阴性单数形式只能修饰前面与之相隔三个字的名词“la cuesta”,怎么能与句首的阳性单数名词“el herido”相关联呢?再说,这个形容词的含义清清楚楚:陡峭,显然只能用来描写“斜坡”。大概是“斜坡太陡人就站不住”这个生活常识把译者引入了歧途。

例子 C 的错误也是双重的。首先,“confiada”的词性被搞混了,它是形容词(被信任的,或有信心的),而非名词“信任”。其次,它在此处用于“主动”义,即:有信心的,放心。这种现象在西班牙语里十分常见,绝大多数自复动词的过去分词修饰指人的名词时,都表示主动含义。比如:arrepentido(自己后悔,而非他人使之后悔)、avergonzado(自己害臊,而非他人使之害臊)、asustado(自己吓了一跳,而非他人把你吓了一跳)、sorprendido(自己吃惊,而非他人使你吃惊)等等。

3) 动词的体貌问题。就表意功能而言,动词的体貌(主要是完成体和未完成体的区别)比时态更为重要。许多语言可以没有时态范畴,但却一定有体貌范畴,比如汉语。小品词“着、了、过”等,加上动词的无标记形式,就是为此设置的。“他来、他来了、他来过”,传达的是完全不同的信息。西班牙语的动词系统两者兼而有之,同样可以表达诸多细微而必不可少的语义差别。翻译过程中不能不对此予以高度关注,否则,难免歪曲乃至篡改原文主旨,从而欺骗或误导译文读者。而这方面的误译确实屡有发生。